



## 略論蘇俄漢學家研究明代文學的成果：

### 以小說為例\*

葉可嘉

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由俄羅斯漢學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的研究成果龐大，本文以明代小說的翻譯及研究為主題，其中探討如下問題，其一，略論俄國早期中國文學研究，如比丘林（1777-1853），王西里（1818-1900），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等漢學奠基人的文學研究成果。其二，蘇聯時期翻譯、普及中國古典文學的成果，包括阿列克謝耶夫院士提倡的中國文學的研究法；經典小說譯文集的序言、結論、註解的重要性；瞿佑《剪燈新話》和李昌祺《剪燈餘話》的翻譯及研究；《今古奇觀》在俄羅斯的翻譯史；馮夢龍、凌蒙初小說的翻譯及研究；李漁作品在蘇聯的翻譯與研究；其三，明代文學研究與理論論爭，包括中國文學與「文藝復興」的爭論；「中國新時代」或「中國啟蒙時期」的爭論；結語。

**關鍵字：**蘇俄漢學、明代、小說、理論。

---

\* 筆者深沈感謝兩位諾名審查員的建議和意見。



# Studies of Ming Dynasty Novel in Russia and Soviet Union

Ekaterina Zavidovskaya

Nanhua University literature department  
assistant professor

## Abstract

Since the scope of the Russian and Soviet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quite enormous, this paper is focusing only on the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of Ming period stories and novellas apart from “four Ming masterpiece novels” and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1) brief account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in 19th century Russia in the works of the patriarchs of Russian sinology, e.g. Bichurin (1777-1853), V.Vasiliev (1818-1900), V. Alexeev (1881-1951) etc.; 2) rise of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activity during early Soviet and especially post-WWII periods, Acad.Alexeev`s approach to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influence of his school; views and ideas expressed in introductions, conclusions, comments to the Russian language translations of Ming novels and academic works by Soviet sinologists; 3)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following literary works: *New stories told while trimming the wick* 剪燈新話



(Qu You 瞿佑,1378), *Additional stories told while trimming the wick* 剪燈餘話 (Li Changqi 李昌祺, 1467), collection *Curious stories of present and past days* 今古奇觀, collections edited by Feng Menglong 馮夢龍 and Ling Mengchu 凌蒙初, works of Li You 李漁; 4) Ming dynasty literature involved in theoretical debates about “Asian Renaissance”, “New Time” and Enlightenment in China that took place during Soviet period.

**Key words:** Russian and Soviet sinology, Ming dynasty, novel, theory.



## 一、略論俄國早期中國文學研究

略談俄羅斯早期漢學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前，必須表明很重要的一點：十八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漢學家對於文學的定義就是中國士大夫對「文學」的定義，「四書五經」才被認為是文學，而小說沒被放在眼裏。十九世紀的最主要俄羅斯漢學巨人有幾位：比丘林 (Н. Я. Бичурин (Иакинф), 1777-1853)，巴拉第·卡法羅夫 (Пал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 1817-1878)，王西里 (В.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他們開始研究、翻譯儒家的經典，朝廷公文，報紙，碑文，古人格言等。比丘林被認為當時俄羅斯和西方最權威中國歷史專家。他專注的問題範圍非常廣，他的著作中有儒教經典《書經》、《中庸》、《大學》、《孟子》等譯文和相關的文章。

巴拉第·卡法羅夫的主要貢獻是第一部最完整的《漢俄合璧韻編》(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1882-1885) 的編寫。卡法羅夫去世後，本字典 1888 年在婆婆夫 (П.С. Попов, 1842-1913) 教授的整理後才在北京同文館出版。此外，卡法羅夫的著作包括遊記，蒙古人的歷史，中國伊斯蘭教文獻<sup>1</sup>，《永樂大典》研究，《道人長春西遊記》的譯文，《馬可·孛羅中國北方遊記註解》<sup>2</sup>等。

---

<sup>1</sup> 主要這兩篇著作：1)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гометан. Изложение содержания магометанского сочинения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под заглавием “Юй-лань-чжи-шей-ши-лу”(то есть «Высочайше читанное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составленное китайским мусульманином Лю Цзе-лянь», - «Труды Вост.отдела Русс.археол.общ-ва», 1877, т.17, стр. 453-460 (〈中國伊斯蘭教文獻：對中國伊斯蘭教徒劉澤亮編譯的漢文伊斯蘭教文集〈御覽至聖實錄〉的簡介〉，《俄國皇家考古學會東方分會著作集》，1877 年，第 17 卷，頁 453-460；2)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гометан. Покойного о.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екин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1848-1855 и 1864-1878 гг.» СПб., 1887, 334 стр. (《伊斯蘭教漢文文獻。擔任 1848-1855 年和 1864-1878 年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首腦已過世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的著作》，聖彼得堡，1887 年，共 334 頁)。

<sup>2</sup> Palladius, "Elucidations of Marco Polo's Travels in North-China drawn from Chinese Sources," in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6, 1r 3, vol. X, pp.1-54.



王西里獲得蒙文專業碩士學位後，被派遣在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進修，喀山大學給他的任務之一既是採購中滿蒙藏文書籍。他從中國帶回來了 849 份（總 2737 本）書，並關於每一項書留下了簡介。在喀山大學任教時，王西里繼續教前輩老師的中國文學課。東方學習於 1855 年被遷移到聖彼得堡大學後，王西里連續幾年負責這個課程。得強調，1893 年歐洲大學都沒有類似於聖彼得堡大學的中國文學課程（Скачков 1977：223-224）。擔任聖彼得堡帝國大學東方系主任時，王西里於 1866 年邀請一位長期住過在中國而精通中文的天文學家斯卡奇科夫（К.А. Скачков，1821-1883）負責漢語口語課，斯卡奇科夫以《紅樓夢》、《金瓶梅》的片段作為白話文教材（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1977:217）。

王西里教授的《中國文學史綱要》（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於 1880 年問世，是《世界文學通史叢書》的一本<sup>3</sup>。本著作的「文學」包括儒家的經典、文藝作品、哲學作品、歷史地理著作（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1977:224）。自序寫到，著者熟悉西方學界這方面的新書，如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sup>4</sup>，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sup>5</sup>的巨作，但著者不願重復他人的觀念和看法，而全部依靠自己的資料和觀念。王西里寫作的特點是很少加上註解或提供原作的資料，這一點引起了一些同仁的批評。王西里認為，研究中國文學必須先了

---

<sup>3</sup> В.П.Василье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ваемой В.Ф.Коршем и К.Л.Риккером), Спб., 1880, стр. 450; 2013 年的再版：王西裏著，《中國文學史綱要》，俄漢雙語版，羅季奧諾夫責任編輯，閻國棟翻譯，聖彼得堡大學孔子學院出版，334 頁。

<sup>4</sup>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In seven volum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3-95; *The Chinese classics*. Part I, Confucius. A translation by James Legge. New York: John W. Lovell Company, 1870.

<sup>5</sup>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 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s*, by Wylie A. agen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in China. London, 1867.



解儒釋道對文學的影響，這種研究方法被下一代俄羅斯漢學家所繼承。《中國文學史綱》的後面兩章探討「雅文學」(изыщ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就是詩歌和民間文學(戲曲，中長篇小說)。著者也發現中俄兩國「文學」觀念的差別，就是俄羅斯人一般把小說看為「雅文學」，而中國人所輕視。在 1857 年出版的《聖彼得堡大學收藏的東方書的信笈》(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中王西里正確地提出，中國人的「文學」體現在事務文件和詩歌當中。他認為小說而不是儒家經典才讓我們了解中國社會。小說甚可以當作研究社會歷史教材的資源(妮枯里斯卡婭 Никольская 1991: 45)。《中國文學史綱要》把小說分成四種：「傳奇小說」，以施耐庵《水滸傳》為代表作；「歷史小說」，這類小說相似於長詩，以《三國演義》為代表作；「戲劇性的小說」，以《西廂記》為代表作；第四種才是講中國人的內心生活的「真正的小說」，以曹雪芹的《紅樓夢》為代表作(瑪惻娃 Мальцева 1970: 9)。王西里關於中國小說的看法值得援引：

我們所悉的小說和戲劇都基於愛情故事，而中國人一般對其無知無識。

Наши романы, драмы и повести всегда основываются на любви, у китайцев она во многих случаях вовсе неизвестна.

接下王西里對《三國演義》的評價如此：

在主角的互相鬥爭和血性的戰役背後我們能看到另一種智力鬥爭，中國謀略採取的巧計獲得中國人稱讚，他們把這種能力放在氣力之上。

Посреди борьбы героев и кровопролитных браней мы встречаем еще другую борьбу, умственную – ряд хитростей, которыми пользуются китай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 и которыми восхищаются китайцы еще более, чем



проявлением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мужества. (瑪惻娃 Мальцева 1970 : 9-10)

著者將中國文學視為「中國人在日常和社會生活上的指南」。因此，儒家經典中他最關注《詩經》，認為這是古代民間口頭詩歌集，他對《詩經》的評價如此：

這些民歌體現了古代中國人的天才，它們也證明中國人曾經與他人民一樣，有弱點和嗜欲，他們曾經是坦率的人，後來他們的可愛老師對民歌的修改使他們成為偽君子。

Мы имеем здесь песни, которые сохраняя местный гений, гений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что китайцы некогда походили на прочих людей своими страстями и слабостями, что они были откровеннее, пока милые учителя не научили их из их же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песен сделаться ипокритами.

他還提到：

人民創造了這些歌，我們寧願在其中看到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掩飾的偽善者。我們寧願看到中國人以前有跟我們一樣的心、一樣的感情、痛苦和喜悅。

Песни составлялись народом, и нам приятнее в них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людьми, а не с замаскированными ханжами, нам интереснее узнать, что в китайцах было простое, родное и нам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сердце, те же чувства, те же страдания и радости, что и у нас (瑪惻娃 Мальцева 1970 : 10)。

王西里對於《詩經》的文學和歷史價值評價很高，他主張考究原文而排出含糊不清的註解，才能欣賞《詩經》原始之美。王西里肯定了通俗文學的重要性。



普通人透過它獲得一種安慰和娛意。

Здесь находил отдохновение простой китаец (瑪惻娃 Мальцева 1970: 11)。

因而通俗文學而不是儒典能全面地反映中國社會。我們可以發現王西里傾向於在中國文學當中尋找他熟悉的女思想和審美。

至於明清小說，《中國文學史綱要》中提到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和《紅樓夢》，對後面兩者只做了較短的介紹。令人疑問的是，作為佛教專家的王西里對於《西遊記》裏的玄奘應該有興趣。在北京進修（1840-1850）時，王西里翻譯了《玄奘日記》（Дневник Сюань Цзана）<sup>6</sup>（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1977: 209），但在《中國文學史綱要》他都没提到《西遊記》小說，為何呢？妮枯里斯卡婭（С.Никольская）認為，清末中國對於看不起的小說缺了解和研究，王西里編寫《中國文學史綱要》時，中國人不注意這篇小說，還未確定這就是吳承恩的小說，這一點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1925）所證明。妮枯里斯卡婭指出，王西里的年代《西遊記》是一篇沒受重視的文學作品，所沒進入他的《中國文學史綱要》（Никольская 1991: 46）。王西里的專著問世前，他還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資料》（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的石印版，本書包含聖大東方系圖書館收藏中文書的目錄。到近日為止，東方系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應用一份王西里手寫的教材書籍目（請參見附件一）。

可總結，王西里院士時代俄羅斯漢學家對於文學的研究缺系統性和一致性。當時的學者發現他們感興趣的某作品或作家，就對他作介紹或局部的翻譯。俄國

---

<sup>6</sup> 目前這份手稿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王西里院士檔案，775 號（Архив РАН, фонд 775, архив акад. Васильева），«Си-юй-цзи. Описание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Индию Сюань-Цзана» (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1845) 手稿全稱《西遊記，西域描寫，玄奘遊到印度的記錄》（譯文，註解 1845 年）。





學人逛琉璃廠或其他古籍市場時，會碰到小說或其他文學作品，把它購買並做研究。當時引起他們的注意的作品，現在倒被認為沒多大的文學審美價值<sup>7</sup>。那個時代更要緊的任務是俄漢俄滿字典的編寫，幾乎每位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員動手編一部漢滿俄字典。另外，當時中滿文教材的撰編工作也受重視。同樣，很多學人花了不少心血來編漢滿文教材。比丘林、卡法羅夫、王西里都參與了這種工作（吳賀 2006）。王西里退休後，繼承漢學教學的婆婆夫（П.С.Попов）教師（他曾擔任俄駐中的大使）編寫了中文閱讀教材（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1977：261）。1905 年青年伊娃諾夫副教授（А.И.Иванов）開始教中國十七至二十世紀文學史的課程（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1977：265）。

俄羅斯漢學奠基人阿列克謝耶夫（也稱阿列克 В.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1910 年開始在東方系任教前，在歐洲的大學進修了七年，了解了最新的教漢語的方法。開始任教後他負責的課程包括：中國文學史，柳宗元文集，唐詩，王勃、韓愈、柳宗元文章解讀。1916-1917 年阿列克謝耶夫教「中國文學研究史」的課程，除了唐詩外他還介紹蒲松齡的文言小說（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1977：266-267）。他的主張之一，唐後中國就沒有真正的文學了，文學的水平漸漸下降。那麼，他關注士大夫階層的文學，培養了不少弟子，主要是經典詩歌專家，如艾德琳（Эйдин Л.З., 1909-1985）等。阿列克謝耶夫對於中國傳統文的了解又深又廣泛，

<sup>7</sup> 可參考筆者和同仁編的籍目：葉可嘉，馬懿德，聖彼德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收藏王西里教授中國書籍目錄，聖彼德堡國立大學孔子學院出版，2012 年。當時採購這套書籍的目的就是作為學生的教材用，裏面有不少明清小說，如《五美緣》（明），《繡像封神演義》（明），《四大奇書第四種》（金瓶梅）（明），《癡婆子傳》（明，色情小說的手寫本），《載花船續編》（明，色情小說的手寫本），《繡像第五才子書》（清），《好逑傳》（清），《金石姻緣》（時代不明），《註釋聊齋誌異》（中滿版），《繡像第五才子書》（就是《水滸傳》），《繡像全圖小五義》（清），《繪圖粉粧樓全傳》（清），《繪圖第一奇書雪月梅》（清），《蜃樓誌》（清），《綠野仙蹤全傳》（清），《佛門奇緣》（清），《增評補圖石頭記》（清），《紅樓夢》（清），《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清），《繡像全圖小五義》（清）等。



小說當中他最欣賞蒲松齡的文言小說。據斯卡奇科夫，王西里和阿列克的教學法有些共同點，就是課程的內容由主觀因素所決定，1917 年前阿列克的中國文學教學法還是缺連貫性。他提出中國語文教學法的改善方案包括減少〈經〉的研究，擴大對於個別詩人或文學家的閱讀和研究。他的另外一個主張是，漢學必須分科，專門培養中國地理、歷史、語言、文學等領域的專家（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1977：269）。

本文不討論中國小說早期進入俄羅斯的情況，李福清院士的文章已探討過這方面，並應用了不少第一手資料和版本考究成果。可發現，十八十九世紀在俄羅斯報刊所發表的所謂「中國小說」大部分從法英文翻成俄文，幾乎找不到從中滿文翻成俄文的例子，小說主要取自《今古奇觀》。據李福清的文章，最早從滿文翻成俄文的是明末清初的章回小說《金雲翹傳》，是漢學家夫拉紀金（А.Владыкин）的譯文（李福清 1994a：16）。李福清先生認為，第一部章回小說《好逑傳》第十二回的俄文譯文是比丘林的貢獻，比丘林對於更早期的無名氏《好逑傳》的譯文也做了一些評價（李福清 1994a：16）。學者的總結為，「雖然很多作品是從法文或英文轉譯的，如《好逑傳》、《紅樓夢》片段及《西廂記》的改本，後兩個作品，在當時的歐洲是尚未翻譯的」（李福清 1994b：70）。

本文以下探討 1917 年革命後明朝小說在蘇聯的研究。

## 二、蘇聯時期翻譯、普及中國古典文學的成果

### （一）阿列克謝耶夫研究中國文學的方法論

阿列克謝耶夫的學生艾德琳（Эйлин Л.З.）在一篇報告《阿列克謝耶夫院士作為中國歷史學家》（Академик М.В.Алексеев как историк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強調，他的老師曾提倡把中國文學研究要提高到西方文學研究的標準，兩者的研究方法也該一樣，他要求把「愛好者的態度必代替為科學的態度」。阿列克認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漢學在這個方面不夠進步，不夠大膽，過度地信任中國傳統評論，西方學人的文章一般只限制到簡單的描寫，缺乏分析（艾德琳 Эйлин 1946:239）。阿列克謝耶夫的研究文學作品的方法包括深入研究作者生平的，儒釋道對於作者思想的影響。當時阿列克謝耶夫的學術目標就是把中國文學列入到世界文學當中，使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排除歐洲中心主義趨向。阿氏的研究領域很廣泛：文學史分期，體裁（genre）的定義，中國詩學的特點，文學與意識形態，戲曲，文學評論等。另外，他主張被研究的作品一定要翻成學者的母語，對於外國人而言，這個任務是很困難的，需要很紮實的學術背景，他批評十九世紀歐洲人研究中國文學的方法，就是把譯文和再講的部分混在一起，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就是用如此的方法（艾德琳 Эйлин 1946:242）。總之，阿列克的主要貢獻在於把中國文學提升到認真學術研究的對象，他所確定的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對下一代漢學家起了指導線的作用。俄羅斯漢學家一致認為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就是中國文學研究的奠基人。雖然他感興趣是唐朝文學，但作為中國文學研究在俄國的開辟人阿列克謝耶夫教授也關注了章回小說。1925年他在《Восток》（東方）報刊對於三部章回小說《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的新版本作了短的介紹（阿列克謝耶夫 Алексеев 1925）。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的華克生教授（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1926）在一篇《阿列克謝耶夫作為中國經典和民眾文學的研究者》（В.М.Алексеев—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ки 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之文倒指出，阿列克謝耶夫把儒家文學放在前面位置，但從來不把士大夫文學看為唯一的有價值的現象。有必要時，他建議將士大夫文化與他層次比較。對阿列克謝耶夫而言，儒家文學才是中國人精



神文化的方面之一，他也關注民間文化，如年畫、符、對聯等。他的論點皆很中行，無偏見。據阿氏的看法，蒲松齡的作品體現了古代文人的一個重要的能力，他們把「俗」和「雅」的寫作風格把握得很好，他發現了文人作家用文言和白話兩者寫作，代表這種趨向的小說家為吳承恩，李漁，馮夢龍，金聖嘆，曹雪芹（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 363-364）。

## （二）經典小說譯文序言、結論、注解的重要性

衛國戰爭後(1941-1945)蘇聯的傳統中國文學翻譯及研究工作進入高峰階段，1950-1970 年代期間各朝代的流派及作家皆被深入研究，其著作大量被翻成俄文。其中包括明清小說：《三國演義》（1954，帕納修克 В. Панасюк 譯者），《水滸傳》（1955，1959，羅加切夫 А. Рогачев 譯者），《西遊記》（1959，羅加切夫 А. Рогачев 譯者），《紅樓夢》（1959，帕納修克 В. Панасюк 譯者），《金瓶梅》（1977，1986，1993，馬弩金 В. Манухин，蒙澤累 Г. Монзелер，塔嗣金 В. Таскин 譯者）。《西遊記》<sup>8</sup>、《三國演義》<sup>9</sup>過幾年還出了縮選版，原版裏的多次重復的或次要的情節被編輯刪除。《水滸傳》出了面對青年讀者的縮寫版（1968）<sup>10</sup>。

兩本目錄《中國藝術作品俄譯文及俄文評論著作目錄》（*Китайска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русских перевод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

<sup>8</sup> Сунь Укун – царь обезьян: Роман. Пер. и предисл. А.П.Рогачева. Подгот. текста и коммент. Д.Н.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2, 750 с. (《猴王孫悟空》，羅加切夫的譯文和前言，華克生的版本整理和註解，莫斯科：美術文學出版社，1982，750 頁。)

<sup>9</sup> Ло Гуань-чжун. Троецарствие. Пер. В. Панасюка, И. Миримского, предисл., коммент. Рифгина Б.Л.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4(《三國演義》，帕納修克譯文，李福清文本整理、序、註解，莫斯科，美術文學出版社，1984（選本，總一百二十回，含李福清的前言）。

<sup>10</sup> Речные заводы. Роман. Сокр. пер. с кит. и обработка для детей Б.Лисицы и Е.Серебряко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8, 319 с. (《水滸傳》，李嗣拆、謝布利科夫的兒童版的整理和譯文，列寧格勒：兒童文學出版社，1968，319 頁。)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1957）及《中國古典文學目錄：俄文翻譯及評論》（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русских перевод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1986）提供許多蘇聯研究明清小說的信息（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Глаголева 1957; 格拉果列娃，索羅金 Глаголева, Сорокин 1986）。1986年目錄的編者指出，中世紀都市小說（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повесть）的「引人入勝的故事，多樣的情節很受蘇聯讀者的歡迎」。蘇聯漢學家華克生，慈佩羅魏奇（И.Э.Циперович，1918-2000），魏古斯（В.А.Вельгус，1922-1980）等譯者把大部分馮夢龍和凌濛初的小說翻成俄文（Глаголева, Сорокин 1986：10）。目錄編者給馮凌小說的評價顯示了一個標準，「引人入勝的情節」才能吸引俄國大眾讀者。翻譯中文古典小說同時要求深入地研究某作品和作者才能給讀者提供詳細的註解，好的譯文本身也能夠說明不少異國的現象。蘇聯時期的很多研究跟十四至十六世紀的小說有關，如李福清的《中國的歷史性長篇作品及民間敘述傳統：「三國演義」的書面和口頭版本》（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 и фолькло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в Китае: устные и книжные версии «Троецарствия», 1970）及李福清的他著作，羅加切夫（А.П.Рогачев，1900-1981）的《吳承恩及他的小說「西遊記」》（Рогачев 1984），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的研究（波列夫斯卡婭 Боревская 1973，1977），《「金瓶梅」作者的考究。東方語文學問題》（Об авторе романа «Цзинь, Пин, Мэй», 1979）。華克生教授發表了很多篇探討十七世紀「中國都市短篇小說」的著作（格拉果列娃，索羅金 Глаголева, Сорокин 1986：13）。本文接下探討這位學者的論點。

1950-1980年代中國文學專家同時也是翻譯，他們一邊考究某著作，一邊翻將它譯成俄文，並提供序言和詳細的註解。不少漢學家很有文才，他們的譯文風格文雅、氣韻。在蘇聯古典詩歌翻譯的過程是如此的，精通中文的人士先把中文詩



歌翻成俄文，然後專業詩人對他的逐字譯文加潤飾，比如世界有名詩人艾特馬托娃(А.А.Ахматова, 1889-1966)參加過屈原辭的翻譯工作(郭沫若,費德林 Го Можо, Федоренко 1957)。但一部分古詩是漢學家翻譯成俄文後，就是刊定版(如著名譯者 М.Басманов, 1918-2006; Л.Е. Бежин 1949)。受到系統性的中國語言、歷史、文化高等教育後，蘇聯漢學家大量翻譯中國古典詩歌，小說及散文。其中一些人是蘇聯作協成員，這件事說明國家也承認他們的文學天才。在蘇聯的制度下所有研究、出版事業是國營的，學者必須按單位的工作計劃完成學術項目。中國古典小說屬於精英文學，很難吸引大眾的讀者，但蘇聯時期中國文學譯文的文發行量可觀，是給大眾讀者推廣世界文學精品的一種政策。當時每個城鎮的工廠或單位圖書館裏可借這些小說閱讀。蘇聯解體後，新的中國古典小說譯文稀少，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古典文學被冷落。

筆者認為明代小說在蘇聯的研究成果可分成兩種，第一種為小說集譯文的序言、結論及註解；第二種為學術文章及專著。如下筆者分析幾本明小說譯文集的序和註解。

### (三) 瞿佑《剪燈新話》和李昌祺《剪燈餘話》的翻譯及研究

蘇聯《文藝出版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於1967-1977年完成了龐大的出版計劃，就是二百冊「世界文學文庫」叢書的出版，第一系列的第十八冊稱《遠東古典文藝散文》(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李福清給本冊撰寫了序言，本序介紹中、日、韓、越的古典散文和小說的概況(李福清 Рифтин 1975)。另外，他在《四至十八世紀中國古典散文》(Китайская проза IV-XVIII веков)之文介紹明朝小說家瞿佑，李福清指出：

城市人的生活、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對於那個時代的第一位小說家瞿佑沒多



大意思，他感興趣的是鬼故事。在他的筆下種情節的小說在修辭和結構方面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Городская жизнь, бытовые коллизии мало интересовали первого из тогдашних новеллистов – Цюй Ю. Его больше волновали 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о духах и привидениях, причем именно в них он достиг небывалого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 композиционно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李福清 Рифтин 1975:31)。

李昌祺在《剪燈餘話》大量引用前輩瞿佑的題材，但他小說的一部分更像宋話本而不是瞿佑的作品。例如，《芙蓉屏記》是公案小說，情節千頭萬緒，李福清認為本部小說受到口頭故事或民間傳說的影響。瞿佑有不少信徒，但李振是最優秀的一位（李福清 Рифтин 1973:31）。東方研究所的研究員戈雷季娜（Гольгина К.И.）女士給本冊提供了瞿佑《剪燈新話》中的《牡丹燈記》，《綠衣人傳》，《金鳳釵記》的譯文，李昌祺《剪燈餘話》中的《芙蓉屏記》譯文。1988年這位學者發表了一本瞿佑小說集，包含序，譯文和註解（瞿佑 Цюй Юй 1988）。李福清的《四至十八世紀中國古典散文》文中還提到十六十七世紀大眾讀者中篇小說的發展。華克生教授翻譯的兩部馮夢龍小說第三十七卷《萬秀娘仇報山亭兒》和《勘皮靴單證二郎神》也入了本冊。李福清強調這兩篇小說口頭民間故事的特征，如開唱詩、入話、「正是」之詞等。另外，李福清把馮夢龍的二郎神故事與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十日談》中的一篇小說比較，兩者的情節相似，就是一個平民自稱神仙而勾引婦女或皇帝的妃子。與薄伽丘的故事來比，馮夢龍的故事更複雜，不僅應用愛情題材，可視為情節較複雜的公案小說。薄伽丘只想嘲笑愚蠢的美女，揭露無良心的、好色的阿爾伯特修道士。而馮夢龍的小說不僅缺喜劇性，甚至具有悲劇的色調（李福清 Рифтин 1973:35）。



(四)《今古奇觀》在俄羅斯的翻譯史

《今古奇觀》在歐洲和俄羅斯最早翻譯的中國白話小說集之一，十九世紀初幾篇從法文或英文轉譯成俄文。據《中國古典文學目錄：俄文翻譯及評論》(格拉果列娃，索羅金 Глаголева, Сорокин 1986)，1841 年《現代啟蒙及教育燈塔》期刊發表了廓爾薩克夫(Корсаков)翻譯的一篇《中國中篇小說》(Китайская повесть)之文，是從英國期刊《Foreign Quarterly Review》取出的《第二十六卷：蔡小姐忍辱報仇》的譯文和評論<sup>11</sup>。1909 年聖彼得堡大學伊瓦諾夫教授(А.И.Иванов)在《活古代》期刊發表了《第三十六卷：十三郎五歲朝天》的譯文<sup>12</sup>。1911 和 1913 年漢學家巴拉諾夫(П.Баранов)在《現代世界》和《俄羅斯亞洲部的啟蒙事業》期刊發表了《第三十二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譯文。他 1913 年出版的譯文《領子上的紅線》是《今古奇觀》中一篇小說的改編的「兒童故事」<sup>13</sup>。蘇聯時期的《東方》專業學術期刊登了《第十九卷：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的譯文，漢學家瓦西里耶夫(漢文明王希禮 Б.А.Васильев, 1899-1937)給本譯文提供了序言和註解<sup>14</sup>，1929 年科洛科洛夫(В.С.Колоколов, 1896-1979)發表了兩篇小說的更準確的譯文<sup>15</sup>。這些譯文的出現證明俄羅斯大眾讀者不僅對西方文學感興趣，而渴望了

---

<sup>11</sup>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весть. Пер. П.Корсакова. – «Маяк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1841, ч. XVII-XVIII, гл.3, материалы, с. 1-16.

<sup>12</sup> Повесть о том, как 13-ый сын был на аудиенции у императора. Пер.А.И. Иванова. – «Живая старина», 1909, т.70-71, вып. II, III, с. 219-236.

<sup>13</sup> Новые и 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рассказы. Книга 32-я. Рассказы: Чжу Май-чэнь, Цзинь Юй-му била палками без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мужа. Пер. И.Баранова. –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1911, № 11, с. 145-160; Красная нитка на воротнике: Рассказ для детей. Пер. И.Баранова. –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ое дело в Азиа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13, № 3, с.12-19.

<sup>14</sup> О том, как Юй Бо-я, лютно разбив, простился с «понявшим звук». Пер., предисл и примеч. Б.А.Васильева. – «Востоку», 1924, №4, с. 28-45.

<sup>15</sup> Правдивое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Приложение.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29.





解遙遠的、陌生的中國文化。在中國被瞧不起的通俗小說才成為第一批進入俄羅斯的中國文學作品，主要原因在於這些白話小說更接近西方「文學」審美標準，並能吸引大眾讀者。

衛國戰（1941-1945）結束後，蘇聯出版了更完整的《今古奇觀》的譯文（慈佩羅魏琪 Циперович 1954）。本譯文集列入到蘇聯科學院出版的「文藝文物」叢書<sup>16</sup>，本叢書的責任編輯之一是中日文學專家空拉德院士（Н.И.Конрад，1891-1970）。1954年的譯文集包含譯者的結論和註解，如下的小說入了該集：《第五卷：杜十娘怒沈百寶箱》，《第十四卷：宋金郎團圓破氈笠》，《第三十九卷：誇妙術丹客提金》，《第十五卷：盧太學詩酒傲王侯》，《第三十二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第三十一卷：呂大郎還金完骨肉》，《第四卷：裴晉公義還原配》，《第三十三卷：唐解元玩世出奇》，《第六卷：李謫仙醉草嚇蠻書》。譯者在結論中指出白話小說的出現證明封建勢力再也不能攔住白話文學的萌芽，慈佩羅魏琪女士的結論強調《今古奇觀》很高的歷史價值，她引用鄭振鐸的《中國通俗文學史》（1954），《中國文學史》（1932），《中國文學論集》（1949）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1947）的論點來證明這一點，此外，提到法國漢學家 M.Courant, P.Pelliot 的著作。接下她指出，代表官方立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者試圖誹謗白話小說，稱之為「誣」，「偽」，「淫」，但所謂的「誣偽」就是當時的現實生活。《今古奇觀》小說裏的「奇」是吸引聽眾來的情節或人物，在當時的腐敗社會裏只有神奇的人或力量能維護或救出平民。《今古奇觀》小說的生動情節和易懂的白話文引起教材編者的注意，葛蘭德（Я.Брандт）1908-1909 年在北京出版的《漢文口語自修課本》借用了《今古

---

<sup>16</sup> 「文藝文物」叢書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自 1948 年至今發表世界典型和記錄文學作品，主辦機關是蘇聯（1992 年後俄羅斯）科學院，這一系列的書面對深入研究文學，歷史的專業讀者。



奇觀》的一篇小說作為課文，1907 年聖大的東方系伊瓦諾夫（А.И.Иванов）教授用《第三十六卷：十三郎五歲朝天》的原文和譯文作為教材（慈佩羅魏琪 Циперович 1954：287）。慈佩羅魏奇認為，《今古奇觀》的早期西文譯文不完整，不夠準確，詩歌被刪除，有些片段根本是譯者自己加上進去的。著者指出，早期的英、法國譯者故意地把譯文簡單化，他們認為這種譯文更適合於不懂中國文化的大眾讀者。1954 年《今古奇觀》譯文版的結論文反映了當時的蘇聯文人與中國人一樣批評舊社會而歌頌「新中國」。1950 年代是中蘇關係最溫和的階段，漢學界也推廣人民的而不是剝削階級或統治著階層的文學。

1962 年慈佩羅魏奇（И.Э.Циперович）女士與另外兩位彼得堡漢學家魏古斯（В. А. Вельгус），夢列夫（Л.В.Меньшиков，1926-2005）發表了另外一本《今古奇觀》選集（慈佩羅魏琪 Циперович 1962）。這年份的版本包含十一部小說的譯文：《第二十三卷：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第十六卷：李講公窮邸遇俠客》，《第二十一卷：老門生三世報恩》（馮夢龍著），《第七卷：賣油郎獨占花魁》，《第十五卷：盧太學詩酒傲王侯》，《第三十四卷：女秀才移花接木》，《第十三卷：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第十九卷：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第三十九卷：誇妙術丹客提金》，《第三十三卷：唐傑姐解元解玩世出奇》。在《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民間中篇小說》（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повесть XVI-XVII веков）序中慈佩羅魏奇提出說，這個期間中國小說和戲曲進入高峰階段，宋朝很旺盛的話本到了元朝幾乎消失，而明代作家大量整理宋話本，用其做為自己小說的骨架。著者認為明末文學界氣氛漸漸民主化，文學作品反應平民的審美觀，都市認字人口的增加和出版的迅速發展也是小說旺盛的前提（慈佩羅魏琪 Циперович 1962：6-8）。慈佩羅魏奇認為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小說的起飛相同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旺盛階段。二十世紀中專業漢學家才開始準確地翻譯《今古奇觀》和馮凌的他著作（慈佩羅魏琪 Циперович



1962：10）。歐洲學者將明代白話小說與喬萬尼·薄伽丘的作品作比較，甚稱之為「中國的十日談」。與1954年版本的結論比，本書的序言更詳細介紹馮凌「三言二拍」版本的歷史。1988年重版的序言同於1962年的序。

接下簡略地闡述另外一本《今古奇觀》的譯文集稱謂《被揭發的神》（Разоблачение божества，1977），也是列寧格勒漢學家慈佩羅魏奇和魏古斯的譯文、結論與註解。《關於中國十七世紀小說集的譯文》（К переводу китайских повестей из сборников XVII века）結論中譯者先強調，明朝小說並沒代替正統文學體裁（史、散文、詩），但這些士大夫體裁也變得更民眾化。「復古」和「反復古」流派成為明朝文學的主要對立者，後者大量搜集和整理民間文學，主要是宋話本，他們寫擬話本是為了給讀者帶來一種娛樂。這本譯文集的結論更詳細地介紹所保存的話本和擬話本集，《石點頭》，《三言二拍》，《今古奇觀》版本的歷史。一直到十八世紀末白話小說不斷重刻，其中有「三言二拍」小說或新撰的擬話本。這一點證明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大眾讀者很歡迎白話小說，但十九世紀這些版本幾乎杳杳無蹤，被滿清政府對民間文學禁止（慈佩羅魏琪 Циперович 1977: 512）。譯者又討論《今古奇觀》等明代小說在國外的早期流傳，如日本1749年出了修改版。空拉德院士把改寫的《第三十二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日文版翻成俄文在蘇聯出版<sup>17</sup>。歐洲而言，從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總出版了二百餘篇《今古奇觀》，六篇《京本通俗小說》的英、法、德譯文，譯者是歐洲著名漢學家，如 Pavis, d'Hevrey-Saint-Denys,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S.Julien<sup>18</sup>，他們的譯文更

<sup>17</sup> “О том, как Мотомэ, утопив жену, сам сделался зятем Хигути”. В кн. Н.И.Конрад. Япо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образцах и очерках. Ленинград, 1927, С. 515-523 日文版的譯文刊於：孔拉德，日本文學代表作的隨筆，列寧格勒，1927，頁515-523。

<sup>18</sup> 著者引用這篇目錄：M.Davidson, *A List of Published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pt I, Michigan, 1952.



像在講，詩歌一般被刪除，但 1920-1950 年代西方出了幾本更完整的《今古奇觀》譯文，譯者是中國文學專家，其中有中國小說研究權威如 J.Prusek, J.L.Bishop, 林語堂, C.Birch, A.Levy, W.Eberhard (慈佩羅魏琪 Циперович 1977: 513-515)。同於 1954 年譯文集的序言，慈佩羅魏奇女士介紹《今古奇觀》作為漢語教材的情況，她補充說：「阿列克院士也將《今古奇觀》用為大學教材」。蘇聯漢學家總共翻譯了一百五十篇十五世紀的話本和擬話本(慈佩羅魏琪 Циперович 1977: 516)。慈佩羅魏奇用什麼標準選要翻譯的小說呢？小說應該充分反映民族心理、信仰和生活習慣。此外所選的小說應該代表最常見的種類：愛情故事（編者沒選色情小說），歷史人物傳，公案小說，古人友誼的小說和日常生活小說，這些作品的審美水平不一致，但編者認為不該只選一流的作品(慈佩羅魏琪 Циперович 1977: 517)。1962 年版的一些小說譯文重新入了 1977 年的版本，如：《第二十一卷：老門生三世報恩》，《第十三卷：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第三十四卷：女秀才移花接木》，《第十六卷：李講公窮邸遇俠客》，《第七卷：賣油郎獨占花魁》，《第十七卷：蘇小妹三難新郎》，《第十九卷：俞伯牙摔琴謝知音》。譯者將《今古奇觀》和新整理的《三言二拍》中文版比較後，對於 1962 年的譯文進行了稍微的修改。

#### (五) 馮夢龍、凌蒙初小說的翻譯及研究

筆者以上提到中國通俗小說的研究和翻譯與蘇聯學風和政治環境有一定的關係，國家鼓勵各國民間或通俗文學的翻譯和研究，而馮凌小說恰恰是有審美價值的大眾文學。馮凌的《三言二拍》等小說在中國大陸整理出版後，蘇聯漢學家動筆翻譯這一批新發現的明代小說。

1983 年帕納修克 (В. А. Панасюк, 1924-1990) 和華克生發表了一本《平妖傳》(Развешанные чары) 的譯文，帕納修克的譯文，華克生的序言和註解，斯梅諾



夫（И.С. Смирнов，1948）的詩歌譯文。譯者們用了 1956 年的中文版本，《平妖傳》的俄文版是本小說的第一部外文版。作為這一段文學史的專家，華克生教授寫了一篇內容豐富的序言《馮夢龍的魔法世界》（Волшебный мир Фэн Мэнлуна）。本序言面對蘇聯大眾讀者，因此中國的不少常識也需要解釋。華克生指出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中國和歐洲皆經歷了充滿世變的歷史階段。同於歐洲，中國也出現了不少思想異類的人士，如李贄、王陽明、湯顯祖、馮夢龍、李漁等。明代文學的主要轉變在於「非正統」體裁的發展，就是留在「正統文學」範圍外的種類，如話本和章回小說：

不是說兩者在文藝方面高於正統體裁，而其文藝特點允許更全面地反映當時的現實和人民的情緒。

И получилось это 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она была богаче и совершенне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лассических жанров, а потому, что благодаря свои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м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 она быстрее и полнее отражала бег времени, сущность жизни, настроения людей（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83:13）。

從此可看到，學者依靠「反映論」探討中國文學，他還經常進行中西文學的比較，讓中國文學更接近蘇聯讀者的文化經驗和教育背景。蘇聯學者介紹中國古典文學時，用「世紀」而不是朝代分期，是俄羅斯史學標準，而且讀者也更熟悉這種分期法。接下華克生序中寫到，白話小說代表了都市人的世界觀和文化價值。馮夢龍的「都市小說」引用口頭傳說的結構，而書面文學的影響在於馮氏小說的審美變得更豐富，《平妖傳》充實地體現著這些特點（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83:15）。除了分析《平妖傳》裏的幾條錯綜複雜的情節線索外，序言給俄羅斯大



眾讀者解釋諸多文學引喻和中國文化現象，如佛教和道教的理念，民間神與佛道神的關係，「報應」和「投生」概念，仙人和煉丹，中國人眾所周知的歷史人物。可總結，通俗小說的翻譯和註解工作要求譯者具有很高的漢學水平。

1966 年莫斯科的《文藝出版社》發表了華克生教授翻譯的十六篇馮凌小說《閑龍的把戲》(Проделки праздного дракона)，1989 年的版本《閑龍的把戲：十六十七世紀的二十五篇中國小說》增加了幾篇本馮凌的著作，變成共二十五篇，本集列入了莫斯科「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叢書》<sup>19</sup>。譯者把凌蒙初《二刻拍案驚奇》的卷三十九《神偷寄興一枝梅，俠盜慣行三昧戲》翻成《閑龍的把戲》，本集其他小說名也改短。如下是本集的內容：1、馮夢龍《警世通言》的二十卷《計押番金鰻產禍》，第三卷《王安石三難蘇學士》，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鋒塔》，十三卷《三現身包龍圖斷冤》；2、馮夢龍《醒世恒言》的三十九卷《汪大尹火焚寶蓮寺》，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三十八卷《李道人獨步雲門》，六卷《小水灣天狐詒書》，十卷《劉小官雌雄兄弟》，十五卷《赫大卿遺恨鴛鴦絳》；3、凌蒙初《初刻拍案驚奇》的三十三卷《張員外義撫螟蛉子，包尤圖智賺合同文》，十五卷《衛朝奉狠心盤貴產，陳秀才巧計賺原房》，十二卷《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十六卷《張溜兒熟布迷魂局，陸蕙娘立決到頭緣》，卷三《劉東山誇技順城門，十八兄奇蹤村酒肆》，卷三十二《喬兌換鬍子宣淫，顯報施臥師入定》，二卷《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二十一卷《袁尚寶相術動名卿 鄭舍

---

<sup>19</sup> 《中國文學叢書》(Библиотека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含如下的十九本譯文：《聊齋誌異》(1988)，《魯迅文選》(1989)，《老舍文選》(1991)，曾補《孽海花》(1989)，李漁《十二樓》(1985)，李漁《肉蒲團》(1995)，《郭沫若文選》(1990)，《詩經》(1987)，《中國古代散文》(1987)，《古今奇觀》(1988)，《唐詩集》(1987)，馮夢龍《閑龍的把戲》，《二十世紀初文選》(1988)，《矛盾文選》(1990)，羅貫中《三國演義》(縮本，1984)，羅貫中，馮夢龍《平妖傳》(1983)，吳承恩《西遊記》(縮本，1982)，錢鐘書《圍城》(1990)，《金瓶梅》(三冊，1994)，曹雪芹《紅樓夢》(三冊，1995)。



人陰功叨世爵》，三十四卷《聞人生野戰翠浮庵，靜觀尼畫錦黃沙巷》；4、凌蒙初《二刻拍案驚奇》的二十五卷《徐茶酒乘鬧劫新人，鄭蕊珠鳴冤完舊案》，三十八卷《兩錯認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楊二郎正本》，三十九卷《神偷寄興一枝梅，俠盜慣行三味戲》，十九卷《田舍翁時時經理牧童兒夜夜尊榮》，四卷《青樓市探人蹤紅花場假鬼鬧》，共二十五篇。

著名的蘇聯文學家、評論家、形式主義派的發起人什克洛夫斯基（В. Шкловский, 1893-1984）給1966年的《閑龍的把戲：十七世紀的十六篇小說》寫了《關於中國中世紀中篇小說》（О китайско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повести）的序言，這一篇文章值得探討。首先什克洛夫斯基說明自己是對於中國文學很陌生的讀者，所以讀完小說後很容易感到驚訝，這種驚訝不應被我們的誤會所引起，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把熟悉文學的規律拿來判斷不熟的文學。閱讀中國中世紀小說時，讀者發現自己已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似乎不斷地去琢磨和反思自己的過去（什克洛夫斯基 Шкловский 1966:5-6）。著者也認為中國小說很像《十日談》，但「中國小說寫得不一樣」並寫到：

偶爾這些小說相似於年輕果戈理的短片小說集《狄康卡近鄉夜話》（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1831-1832），其中的幻想跟現實共存，幻想作為預備的現實。

Иногда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вести своей многоплановостью напоминают мне сюжетные приемы новелл молодого Гоголя – «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когда фантастик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о существует рядом с реальностью, как бы запас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ью.

歐洲中篇小說的特點是事件的連續性和人物的一致性，而在中國小說相似



性的對比決定著其結構，一篇小說一般包含兩三個相似的故事，其中一個講得最詳細。

Если определяющей силой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новелле является связь событий и единство героев, то в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композицию определяет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по сходству (什克洛夫斯基 Шкловский 1966:8)。

作為一個學識淵博的學人，什克洛夫斯基給儒家思想如此的評價：

歷來儒家好像一直跟另外世界觀作戰，就是詩意的世界觀。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как бы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борется с иным пониманием мира, с поэтическим (什克洛夫斯基 Шкловский 1966:9)。

他認為，同一個文人會具有儒家世界觀和詩意世界觀。與其他評論者一樣，什克洛夫斯基強調中國小說的特點，幻想世界的規律和現實世界的規律一樣，兩者的描寫法也一樣，儒家一貫跟幻想打仗。筆者認為什克洛夫斯基的中西文學比較後來被其他漢學家所應用（請參見以上的李福清和華克生的論點）。

譯者華克生在 1989 年的《閑龍的把戲：十六十七世紀的二十五篇小說》版本《十六十七世紀中國都市小說》(Китайск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повесть XVI-XVII веков) 序中將馮凌小說與歐洲文學比較。他強調，都市小說的民眾性和新的審美觀念如「趣」，「奇」，「通俗」的出現外，明代作者還追求「感化」讀者的目的。

華克生教授出版了另外兩冊「三言二拍」的譯文集《道人的咒語》(Заклятие даоса, 1982) 和《被還的珠寶》(Возвращенная драгоценность, 1986)。他用凌蒙初《二刻拍案驚奇》的十九卷《田舍翁時時經理牧童兒夜夜尊榮》和《初刻拍案驚奇》的二十一卷《袁尚寶相術動名卿鄭舍人陰功叨世爵》的小說名作為成為兩





本文集的書名，戲曲研究著索羅金（В.Ф.Сорокин，1927）為本集的責任編輯，斯梅諾夫做詩歌的翻譯。在《十七世紀中國中篇小說》（*Китайская повесть XVII века*）序中譯者討論十七世紀小說的唐宋先驅者，這些小說編寫時期的判斷是一個難題，而 P.Hanan (1973) 和 W.Idema (1974) 英文著作就是針對這些主題。本版的序言很詳細地分析明代大眾文學的出版情況，提到著名的印書館如「清白堂」，「世德堂」，「文林閣」和刻書家，如「雙峰堂」的余象鬥等（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82:10）。譯者指出馮凌小說的特點是人物行為的突然性違反一般的邏輯，其結果無法預料，這些手段的目的在於引起讀者的興趣。巴赫京評論古希臘小說寫到：

讀者期待著意外的事情發生，整個世界變成忽然的神奇的意外。中國都市小說的情節也充滿了這種意外。

Неожиданного ждут и ждут только неожиданного. Весь мир подводится под категорию «вдруг», под категорию чудесной и неожиданной случайности. Такую неожиданность мы находим и в сюжетах китайской городской повести（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82:16）。

另外一本華克生的譯文集《兩次去世的：中國古代小說》（*Дважды умершая. Стар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вести*, 1978）重新出版了他以前翻譯的馮凌小說（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78）。

2006年論文集裏重新發表了華克生的一篇學術文章《馮夢龍》（原版2004年），闡述了多年對於這位文學家的研究。他如此地總結馮夢龍對於十七世紀中國文學的貢獻：其一，使同時代的人關注被忽視的文學現象，給同儕介紹「散曲」和「民歌」的審美，發表了兩本改編的民歌集《掛枝》，《山歌》；其二，他肯定人情作為文學的骨幹，他的《情史》，《智囊》主要討論人情；其三，前朝小說的收集、整



理、修改，這些小說原來很零散，留存在各種文集或口頭流傳，《三言》的編寫毫無疑問是馮夢龍的文學遺產的精粹（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a:484）。這篇文章充分顯示華克生教授的文才和學問，把中國小說帶來給大眾讀者的決心。

1989 年莫斯科的《Правда》（真理）出版社發表了一本《獨步雲門：中國古代小說集（一至十七世紀）》，主編是明朝詩歌研究者和譯者斯梅諾夫（莫斯科國立人文大學副教授），本集包括了幾位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漢學家的譯文，如李福清，戈雷季娜（К.И.Гольгина），華克生，李謝偉奇（И.С. Лисевич，1932-2000），羅加切夫，費時曼（О.Л. Фишман，1919-1986）等）。主編的《神奇的、魔幻的世界》（Мир удивительный, мир волшебный）序言首先給〈中國小說〉試圖下一個定義，他認為其主要目的是讓讀者感到驚奇，所敘述的主題很廣。小說中可看到精煉的歷史記載和無控制的幻象，虛構與真事的表達方法是一樣的（斯梅諾夫 Смирнов 1989: 3）。著者認為，明朝小說進入了成熟的階段，其中的幻象和魔術作為批評現實的手段，加強小說的娛樂性，而魔法經常推動故事的發展（斯梅諾夫 Смирнов 1989: 18）。本集合著十篇華克生翻譯的馮凌小說，其中一部分譯文與其他馮凌譯文集不同。

1965 年遠東研究所的中國文學專家熱洛霍夫采夫（А.Н.Желуховцев，1937？）發表了一篇《十七世紀馮夢龍集成中早期小說保存程度的討論》，主要考究宋朝話本如何保存在馮夢龍編寫的作品裏。著者指出，《三言》裏的《今古小說》含最多篇宋朝話本，他提到美國學者 Bishop 將《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比較後，發現馮夢龍並沒對宋話本多大修改（熱洛霍夫采夫 Желуховцев 1965：73）。文章主要分析馮夢龍如何校訂宋朝的原文，共有一百處修改。俄羅斯學人依靠西方學者 C.Birch, J.Prusek 對馮凌小說校訂的研究，詳細討論《喻世明言》的第三十卷《明悟禪師趕五戒》與早期話本集《清平山堂話本》的《五戒禪師私紅蓮記》的



差別，由於馮氏的校訂前者變得更一致，更完整(熱洛霍夫采夫 Желуховцев 1965: 77-78)。本文還提到蘇聯語言歷史研究者佐格拉芙(И.Т. Зограф, 1931)的1961年發表的文章《二十世紀文集「京本通俗小說」與十四十五世紀文藝作品的語言比較》(Сравнение языка памятника XII-XIII вв. “Популярные рассказы, изданные в столице” (Цзиньбэнь тунсу сяошо) с язык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 XIV-XV вв.) (佐格拉芙 Зограф 1961)。

專門發表俄羅斯東方學家著作的《聖彼得堡東方研究》出版社1999年發表了《珍珠衫：中國古代小說集》(Жемчужная рубашка: стари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вести)，慈佩羅魏奇與魏古斯的譯文，慈佩羅魏奇的序言，包括從六本明代(XVII世紀)小說集中取出的話本小說，如取自《古今小說》的六篇，如第一卷《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第九卷《裴晉公義還原配》，第十卷《滕大尹鬼斷家私》，第七卷《羊角哀舍命全交》，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第四十卷《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取自《警世通言》的第七篇。如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沈百寶箱》，第二卷《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第五卷《呂大郎還金完骨肉》，第十八卷《老門生三世報恩》，第九卷《李謫仙醉草嚇蠻書》，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團圓破甑笠》，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緣》，第三十四卷《一文錢小隙造奇冤》，第三十卷《李汧公窮邸遇俠客》，第十一卷《蘇小妹三難新郎》，取自《醒世恒言》的五篇，如第四卷《灌園叟晚逢仙女》，第十三卷《勘皮靴單證二郎神》，第二十九卷《盧太學詩酒傲公侯》，凌蒙初《二拍》的五篇，《石點頭》中的一篇，共二十六篇。本集的序言《從中國十三世紀的民間傳說到作者的擬話本》(От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каза X-XIII вв. до автор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ни хуабэнь)補充慈佩羅魏奇女士前有相關的文章。首先著者強調明清小說的重要性，提到清代史學家錢大昕(1728-1804)的「小說之教」，《三言二拍》的歷史及馮凌作品日本版本的發現。著



者強調五四運動文學家在明擬話本的挖掘和整理工作的重要貢獻，《〈三言二拍〉資料》（上海，1981）的學術價值（慈佩羅魏琪 Циперович 1999:10）。討論《今古奇觀》在歐的翻譯歷史時，著者補充寫，二十世紀的 20-50 年代不專業的譯者發表了三五篇小說為一集的譯文，如 E.B.Howell, Yang Hsien-I and Gladys Yang, F.Kuhn, Y.Herzfeldt 的譯文。序言的後面部分討論〈話本〉和〈擬話本〉的辨別。慈佩羅魏奇鳴謝她的老師阿列克院士。受到老師的鼓勵後，她 1950 年代動手開始研究翻譯《今古奇觀》，1950 年代末獲得《三言二拍》的新版本後，翻譯其中的另外一批小說。此外，慈佩羅魏奇感謝魏古斯的建議和幫助。

#### （六）李漁作品在蘇聯的翻譯與研究

作為明末清初的文學家李漁（1610—1680）可入本文的討論範圍。華克生教授是研究李漁作品的權威。他多年研究十七世紀的中國文學，選這一段歷史作為研究對象與 1960-70 年代「東方新時代」爭論有關，下面筆者會探討這場爭論如何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研究。西方和蘇聯大約 1960-70 年代才開始研究李漁的作品。華克生發表了李漁主要作品的譯文，每版譯文含譯者的序言，年代不同的版本視角與內容不同。《十二樓》的譯文 1985 年入了莫斯科《文藝出版社》的「中國叢書」系列，華克生的譯文，序言《李漁：作者與其創作》（Ли Юй: писатель и его творчество）和註解，譯者用了 1947 年上海出的《十二樓》版。序中著者先介紹明末清初的歷史背景，滿清政府想禁止具有批判的精神白話小說，而鼓勵古典文雅的體裁，但政府無法鎮壓民眾文學體裁的繁榮。城市文化生長的背景下，十七世紀成為都市中篇小說、章回小說、曲藝（彈詞、鼓詞等）的「黃金時代」（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85:5）。著者認為李漁的《閑情偶寄》具有啟蒙思想的特徵，他稱李漁為「人文主義者」。序言主要討論《十二樓》的文學特點，作為一套話本集與前輩不同的是其中的小說名較短，開場詩帶有象徵意義，結尾詩一般被刪掉，



作者很少用詩歌描寫人物的外貌或風景，經常用第一人稱，這些特點皆強調李漁小說的個人色彩，前輩的擬話本裏應用標準詞給讀者打招呼，李漁也樂意地應用這些詞彙。他希望跟讀者更密切地交流，給讀者輸肝膽。李漁寫作的另外一個特點在於他在獨白和對話中很自由地用白話文，他的對話很生動，他不濫用詞藻華麗的語言，而偏向於民間流行的口語和諺語(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85:14-15)。

《十二樓》的譯文於 1999 年被商業出版社重版(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99)。2004 年另外一家出版商重版一本《中國色情小說》，包括《十二樓》、《肉蒲團》和華克生的《李漁：作者與其創作》之序<sup>20</sup>。

華克生翻譯的《肉蒲團》1995 年在「中國叢書」系列首次問世，2000 年被商業出版社重版，兩本的序言《中國唐璜 (Don Juan) 的命運》(Судьб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Дон Жуана) 採用文學比較的角度來分析李漁的作品(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95, 2000)。先提到西方文學中的「花花公子」如 Don Juan, Lovelas, Gil Blas, 這些人物都有侈樂的追求。西方中世紀作品中這類好色之徒一定受到強烈的譴責，入地獄，如但丁《神曲》裏的人物。佛教也很強烈地批判邪淫之罪。俄羅斯十七世紀小說《薩瓦格魯茨呢傳》(Сказание о Савве Грицыне) 的主角一陷入肉體快樂很快遭遇痛苦的考驗，那個時代一般認為魅的力量支配著人的行為，人無法抵抗魔鬼的誘惑(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0:3)。西方文學稍脫離宗教控制後，唐璜也不再只是個負面人物(如拜倫，普希金或霍夫曼作品中的唐璜)。《肉蒲團》的男主角未央生與西方的唐璜有不少共同點，他也尋找理想的女性，而通過肉體快樂渴望了解自己 and 周邊的世界。享樂主義和感性是十七世紀中西社會動態的特點，

---

<sup>20</sup> 2000 年代商業出版社《Северо-Запад Пресс》大量重版蘇聯時期的中國文學譯文，《中國文學黃金系列》(Золотая сер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含如下的譯文本：《中國經典戲劇》(2003)，《中國經典詩歌》(2003)，《中國抒情詩集》(2003)，《中國評話》(2003)，《中國色情小說》(2004)，紀昀《閱微草堂筆記》(2003)，袁枚《子不語》(2003)。



《肉蒲團》可稱為「含驚險和私情素材的風俗小說」，本小說的內容不能限制到情欲的描寫，小說的主角最終很絕望，避免不了報應，就是自我陰刑。華克生指出，李漁小說對於性愛的看法與養生觀念有關，當時性愛被認為有醫療和補身的作用，此外，肉欲在小說裏的作用就是來強調肉欲與戒欲的共存，兩者是現實生活的兩面（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0:12-13）。

2008 年的新李漁作品的版包含《肉蒲團》，《十二樓》，《無聲戲》的譯文和《李笠翁》（Ли Юй старец в бамбуковой шляпе）之序。《無聲戲》中翻譯了第一回《醜郎君怕嬌偏得艷》，第三回《改八字苦盡甘來》，第四回《失幹金福因禍至》，第五回《女陳平計生七出》，共七篇。序中寫到，十七世紀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轉變的時期，出現了一批有個性和獨立思想的人士，李漁的文才又獨特又獨一無二，他的作品充滿了新鮮想法，甚有人稱之為「控制不住的天才」（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8:7）。序中著者提出，李漁的劇本經常應用日常生活中的可笑情況，幽默和笑話是他寫作風格的特點（如《奈何天》劇目）。李漁的獨特想法在他的小說所表現，《無聲戲》小說的結構、情節的發展受到李笠翁早期劇本的影響。《十二樓》是李氏最成熟的作品，雖然繼承了馮凌小說的特點，但其中可以看到作家的個人風格和新的審美手段，脫離了話本和擬話本的形式。李漁的《肉蒲團》含豐富的明代社會史材料，肉欲泛濫也是那個時代各社會階層的特點，但本小說不限制到色情的描寫，而思考人生。小說裏老人和主角爭論要追求禁欲主義還是享受生活，最終主角還是遭遇報應。明代文學的變化表現在小說情節的俗化，故事的簡單化，喬裝的角色的出現，作品語言變得拙樸甚至粗俗（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8:13-15）。

在一篇《中國小說中的作者角色：略論李漁創作方式》（Авторское начало как предме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озе (некоторы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над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творческой манеры Ли Юя, 1972 年原版) 一文, 華克生教授分析李漁在《十二樓》和《肉蒲團》用哪種方法做表達自我。《十二樓》的書名本身與前輩的小說不同, 它直接反映著內容。與馮凌編纂的小說不同, 這一系列小說是李漁親自寫的。「樓」成為小說集的主題, 內容沒涉及到歷史人物傳或神奇的想象, 只有現實生活有關的情節, 日常或愛情情節為主, 這一點也跟早期小說不同。李漁用與眾不同的方法說明傳統情節, 如《奪錦樓》或《合影樓》的求婚或才子佳人故事帶有幽默色彩。可發現, 李漁的小說不僅描寫人物的行為, 而加上這個行為背後動機的描述, 《肉蒲團》裏有不少人生意義和人情有關的談論, 李漁小說經常用第一人稱, 充滿抒情、親密的語調。他向讀者的文辭同於歐洲「新時代」小說, 揭露作者的個性和思念。《聞過樓》裏作者用「我」、「本身」、「李笠翁」之子稱呼自己, 提到自己人生中的一些事件或嘲笑自己, 強調自己的看法。李漁想顛覆前輩小說的固定形式, 他的小說沒有統一的結構(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b:339-341)。

在另外一篇《李漁的倫美觀念》(Эт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Ли Юя, 1985 年原版) 華克生又對中西十七世紀文化現象作比較, 在中國新思想的代表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徐光啟、馮夢龍、李漁等。西方新時代(New Time)思想在放蕩主義文學獲得表現, 十七世紀的拉伯雷和蒙田作為反「經院哲學」派的代表。同樣時代的中國藝人和文人如湯顯祖、李漁、蒲松齡、石濤、朱耷甚被稱為「奇人」, 清末的文人倒把這些文人的生活方式看為自己的榜樣。李漁很關注「人生學」, 跟他同年代的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也從日常生活的觀察取得不少想法。本篇文章主要討論《閑情偶寄》如何表現作者的人生觀和審美價值。李漁特別關注日常物品, 認為美麗的物品和植物能夠讓人保持一種的情緒, 獲得快樂、散心。因此, 人周邊的物品具有審美功能, 李漁重視「精」而不是「麗」,



每人用的物品表現他這個人的與別人不同的性格（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c:268）。李漁的《閑情偶寄》討論人該如何與大自然團圓，他所實行的「逸養」最靠近道家的「養生」，主要講究人該如何領會自然的流動（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c:271-272）。華克生對「養生」觀念做較長的解釋。著者的總結是，李漁的「閑情」觀是十七世紀復雜文化場景的一面，表現中國文人反對滿清給他們灌輸正統觀念，而大自然的重視成為本世紀中西思想家的共同點。

### 三、明代文學研究與理論論爭

1950-80 年代中國傳統文學是最受重視的領域之一。漢學家參與了文學理論的討論。在編寫八冊的《世界文學史叢書》（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3-1994 年）的過程文學專家進行了文學時期劃分、文學比較等文學理論方面的討論。理論爭論的主題為東西文學與「文藝復興」（Renaissance）、東西文學與「新時代」（New Time）、明代民眾（democratic）文學的盛興、中世紀世界文學的類型標準與比較等。早期俄國漢學家靠中國歷來建立的審美標準評價文學現象，主要關注儒家文人階層的作品（以詩為主），較看輕通俗文學。蘇聯學者更重視受民間歡迎的體裁，如小說、戲曲、曲藝等。進行中西比較研究時，他們引用西方觀念來分析中國文學，以馬克思階段理論為基礎。接下本文多探討「文藝復興」（Renaissance）、「新時代」與中國文學爭論的內容。

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世界文學史叢書》（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3-1994 年，往下簡寫 ИВЛ）把世界各國的文學史分成幾個階段，用西方歷史為分期標準：第一冊：古代（公元前）；第二冊：公元後二三世紀至十三十四世紀：早期和盛期中世紀文學；第三冊：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至十六十





七世紀交界：歐洲文藝復興文學及東方文學中的人文主義；第四冊：十七世紀新時代文學；第五冊：十八世紀文學；第六冊：自法國革命至十九世紀中葉；第七冊：十九世紀後半葉文學；第八冊：1880年至1917年的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史叢書》的第三冊（1985年）講解十三至十六世紀東亞文學的概況，是中國的元明兩代。據本冊的編者，這一段歷史中國文學體裁主要是元曲和章回小說，口頭流傳的體裁受到佛教的影響，而書面的體裁主要宣揚儒家觀念。編者認為，這一段文學帶有從中世紀過度到新時代的特點，但清朝的政策緩慢了這個過程，結果十七、十八世紀文學沒過度到新時代（ИВЛ 1985: 630-631）。索羅金編寫的《中國戲曲》之篇提到關漢卿的曲，其中有的兩部《單刀會》，《西蜀夢》作為羅貫中《三國演義》的前提，情節的來源是民間傳說（ИВЛ 1985: 635）。李福清寫的《敘述散文體》或《小說》一篇的總結之一，民間書的敘述方式受到便年紀的敘事方式，如《三國志平話》的結構更接近編年史而不是正史，民間書逐漸發展成歷史性章回小說（роман-эпопея）（ИВЛ 1985:641-642）。李福清解釋民間書、平話與第一部歷史性長篇小說《三國演義》的差異，把其他國家的口傳史詩與中國的史詩比較。這類小說與歷史記載的差別在於前者的冒險情節來吸引讀者的注意。羅貫中的創意在於他想出如何把單獨情節連接起來，把「俗」和「雅」平湊在一起（ИВЛ 1985:642）。《三國演義》以歷史事件為基礎，而《水滸傳》的背景是英雄冒險故事，十五十六世紀中國形成另外一種小說，就是英雄神魔的《西遊記》。《四大奇書》問世後，出現了這四部的多種「續」，「後」或「補」（ИВЛ 1985:645-646）。最後李福清簡單地介紹唐朝文言傳奇在十四十六世紀的發展，主要的代表為瞿佑（1341—1427）的《剪燈新話》，李昌祺（1376—1452）的《剪燈餘話》和邵景瞻的《覓燈因話》（十六世紀末）<sup>21</sup>。

<sup>21</sup> 關於瞿佑傳奇小說《剪燈新話》在高麗國等鄰國的校訂版本請參見李福清 2007 年。



(一) 中國文學與「文藝復興」的爭論

空拉德院士在《西方與東方》(Конрад 1966 初版, 1972 重版) 論集中指出, 不僅意大利, 而所有古代史長久的社會經歷了文藝復興, 在中國是八到十三世紀的階段。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美術作為分析東方國家文藝復興的出發點, 農村社會轉變成都市社會也是東方復興的先決條件。學者主張, 文藝復興是人類歷史的階段, 不管是東方或西方。「東方文藝復興」的討論主要進行在 1960 年代。空拉德院士的著代表 1960-1970 年代蘇聯文學比較研究, 當時學界已對於東西文學史的了解夠紮實, 因而可進行各時代的比較研究, 如中世紀世界文學, 新時代世界文學, 資本主義時期世界文學等。馬克思階段論必定做為基礎。據空拉德, 中國從古代到中世紀的過度由內部力量「道教」所導致, 而佛教作為外來力量。其結果是新的哲學、歷史學和文學的形成, 非正統思想和中國的古代滋養了這些新趨勢, 其主要的結果是「復古」運動(空拉德 Конрад 1978:9-10)。

我們簡單地論述空拉德關於中國文藝復興的論點: 意大利文藝復興人士提倡雅典審美的回復或是古代的復興, 中國「復古」發起人也是在中國古代尋找國家和社會的理想。意大利文人把人放在中心位置, 主張人文主義。而韓愈主張「仁道」, 空拉德把「仁道」翻譯成「人文主義」(humanism)。那麼, 中國文人韓愈和柳宗元比意大利早幾百年提出人文主義的觀念(空拉德 Конрад 1966: 138)。空拉德院士如此證明中國文藝復興的存在, 他提出, 宋理學的陰陽五行理論和西方的辯證法主張所有的事物不是偶然的而是合乎規律的(空拉德 Конрад 1966: 208)。空拉德根據《宋史》的結論, 中國哲學復興開始於十一世紀, 但更正確的說法是把韓愈(768-824)的思想看為最早文藝復興的最早表現, 而復興的終結人是王陽明(1472-1529)。因此, 復興時代從八世紀維持到十四世紀初(空拉德 Конрад 1966: 235)。關於東方復興的研究法, 空拉德表明:



西方歷史學用的概念後來被拿來解釋東方史中的類似現象。

Многие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 выработанные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а, были перенесены на аналогичные или близкие им явления в истории Востока (空拉德 Конрад 1966 : 242)。

學者的論點可如此概括，意大利和中國皆具有長久的古代史，兩者完全獨立得提出『復興』或『復古』之概念，兩者對『古代』的了解也相同，意大利人的『古代』是古希臘羅馬歷史的中期，而中國人的『古代』是列國時期。韓愈和理學啟發人重視「仁」，而意大利人士借用羅馬西塞羅「humanitas」的概念，空拉德認為「仁」等於是「人文主義」（空拉德 Конрад 1966 : 256）。空拉德對於意中文藝復興的哲學和詩歌比較後，發現兩者思想也相同。他認為，中國復興的晚期是十三世紀，自十一世紀起文藝復興的價值漸漸進入民眾社會，大眾歡迎的宋傳奇和元曲一定程度上是唐朝士大夫寫的文雅傳奇的繼承者。空拉德認為唐宋傳奇代表中國的文藝復興思想。

中國文藝復興的理論受到一些蘇聯學者的批評。有些漢學家寧願把「復興」階段稱為「中世紀的晚期」。如《東方和西方中世紀文學的類型和相互關係》（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論文中，李福清院士的緒論《東方和西方中世紀文學的類型和相互關係：作為緒論》（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 вместо предисловия）與空拉德的理論對話。他認為韓愈的作品屬於中國中世紀的發達階段。中國文學十一至十二世紀才開始分成「雅」（儒家官方文字）和「俗」（都市中篇小說、章回小說、戲劇）兩種，後者的主要特點為世俗的主題和觀念，更重要是白話的應用，而「詞」位於兩者的交接中（李福清 Рифтин 1974:26）。著者強調，中世紀晚期的世俗文學從邊緣位



置移動到文學的中心。「新時代時」(中國的十七世紀)時,「俗」和「雅」文學的地位獲得平衡(Рифтин 1974:31)。李福清先生對於中世紀世通俗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裁的規律。他主張,中世紀世界文學作品都嚴厲地遵守體裁的規律和固定思想模式,作家的立場幾乎無法顯示,讀者期待文學作品符合固定的標準。中世紀文學與古代、新時代的不一樣在於其目的是宗教理念的表達和宣揚(李福清 Рифтин 1974:40)。值得注意,李福清關於東西文學中復興或復古的想法如此:除了唐韓愈的復古外,他國的中世紀文學中可觀察到類似的現象(李福清 Рифтин 1974:44-45)。李福清認為中國文學的「過度階段」可看為相同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十七世紀初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社會的轉變導致了新的文化現象的誕生。另外,西方的古代是多神教階段,與中世紀的基督教對立,而中國和印度的中世紀與古代並沒有明顯的對立,結果中國思想家無法提出完全新的世界觀,新時代的思想收到了滿清政府的鎮壓(李福清 Рифтин 1974:48)。

接下本文關注中國「新時代」的爭論。

## (二)「中國新時代」或「中國啟蒙時期」的爭論

中國的十七世紀文化在 1970-80 年代成為西方和蘇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1982 年在莫斯科舉行了蘇美研討會《The 17th Century in China: Latest Discoveries in the Fields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s》。華克生的文章《中國十六十七世紀社會與民眾文化》(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XVI-XVII веков, 1973 年原版)分析中國民眾文化(democratic culture)。十六十七世紀民眾階層具有很強的自我意識,他們用各種文藝形式表達與士大夫、貴族階層不同的立場和觀念,這個時期民眾文化開始影響和改變整個中國文化的面貌,上層人士也越來越關注這些現象(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d:45)。商人和藝人作



為民眾文化的體現著，他們參與民眾文化的創造和消費，他們贊助的文化品又俗又雅。底層官僚和普通文人也不排斥民眾文化，他們熱愛通俗小說，文人階層裏甚出現了一批人支持民眾文的人，如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思想家李贄等。民眾文化的主要特點是易懂，條暢，具體。本來口頭流傳的體裁漸漸變成書面的，還吸收了士大夫文學的審美和形式。十七世紀民眾文學已經具有了自己的形式，審美標準和規律。在思想和內容方面，民眾文學缺乏花言巧語，理性，過分嚴謹主義等文雅文學的特點，而充滿了靈活性，敘述性和豐富的想象力。民眾文學主角的行為也符合大眾讀者的期待，他們的社會地位與讀者相同。華克生認為中國新時代的高峰是從萬曆年至十七世紀中葉，他認為民眾文學受到政權壓迫的原因在於這些作品的現實性和批判精神（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d:52）。

華克生教授的另一篇《中國十七世紀文化特點和文學中的新趨勢》（*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я в XVII в. и некоторые нов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原入《世界文學發展中的十七世紀》（1969）論文集，也是蘇聯比較文學的代表著作。該文集裏華克生的論文是唯一的一篇介紹東方文學，其他文章討論在十七世紀的歐洲成為主流的巴樂歌式和古典主義。得表明，《世界文學發展中的十七世紀》論文集的「十七世紀」是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時期之間的階段，而漢學家經常把中國的十七世紀稱為「啟蒙時代」。華克生先的章先討論明末都市文化的繁榮、出版業的起飛跟民眾文學的關係，重視理性科學人士的出現（如孫元化、方以智、徐光啟、李時珍、徐霞客、顏習齋、李恕谷等），他們的思想具有啟蒙和理性主義的趨向（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d-1: 12-13）。為符合論集的宗旨，華克生的文章給十七世紀的中國文化綜合性的介紹，而文學有關的論點大致與以上的論文（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d）相似。華克生用「進步論」來判斷進步和保守文學現象，民眾文學（都市小說，歌曲，彈詞，鼓詞，戲劇等）屬



於「進步」的文學，而官方鼓勵的「詩」或「八股文」屬於「促退派」的或是「虛偽」的（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d-1: 24）。當時最受歡迎的歷史題材小說越來越脫離純粹歷史事件的描寫。為了符合大眾的需求，小說中加了不少神魔情節。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和施耐庵的《水滸傳》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歷史小說往驚險小說的發展，如馮夢龍《今古小說》裏的第二十一卷《臨安裏錢婆留發跡》和陳忱的《水滸後傳》帶有烏托邦的色彩。明代的航海史在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有所反映，公案小說也發展得特別快。十六十七世紀艷情或才子佳人小說的量很驚人，但文學水平一般較差。神魔小說如《封神演義》或董說的《西遊補》中的魔法描寫讓作者掩飾自己的立場（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d-1:38-41）。華克生對於十七世紀文學發展的總結如此，中國封建社會的危機影響到人們的精神生活，導致社會裏出現不少前所未有的現象，科學和文學的民眾化也是重要的表現之一。這個時代的很多文人對正統或保守的傳統觀念持批判的態度。當時的文學作品指出，人自由地表達他的感情，人的身體獲得一種解放，小說充滿了自然主義（naturalistic）的描述，對倫理規矩的態度一邊懷疑一邊嘲笑。由於那個時代很不穩定，文學不少作品所宣揚的理想就是看破紅塵，不問世事。華克生認為十七世紀中國文化啟蒙萌芽的土壤是上述的社會變化，啟蒙的主要表現為理性主義，功利主義的發揚，對人情的歌頌，理性的可定，對保守派的反對。由於滿清的政策啟蒙思想在中國沒得到發展，但我們不能否認這個現象的存在（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d-1:42）。

莫大亞非學院教授波茲德涅耶娃（Л. Д. Позднеева，1908-1974）女士作為中國思想和文學專家擔任了《新時代的東方文學》（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1975）大學教材的主編之一，她也參與了上述的「東方文藝復興」的爭論。她的《中國啟蒙時代的初探》（Заметки об эпохе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в Китае，1972 年



原版)把中國的十七世紀稱為「啟蒙時期」,這種分期法與歐洲史不同。文章先強調歐洲啟蒙時代各國互相影響和交流的重要性。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十七世紀文學幾乎沒收到外來影響,只有影響到十七十八世紀的日本啟蒙時代的發展,著者承認十七世紀東方各國之間的文學來往研究得不夠(茲德涅耶娃 Позднеева 2011:78)。同於華克生,波茲德涅耶娃主張清朝的建立中斷了或延緩了中國啟蒙的發展。她把幾篇愛情小說包括《好逑傳》,《玉嬌梨》(Le Deux cousins, Abel-Rémusat 的譯文)視為中國感傷主義的開端。法國漢學家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雷慕沙,1788-1832)很重視這些小說裏的豐富社會內容,發現中國小說與英國塞繆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啟蒙現實主義小說的共同點(茲德涅耶娃 Позднеева 2011:81)。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和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很欣賞這些中國小說的道德和啟蒙精神,但在中國這類文學一律被禁。波茲德涅耶娃也認為李漁是啟蒙時代最好的代言人。她分析李漁的《閑情偶寄》後總結,李漁的戲劇理論追求的旨在於建立『第三階層人』的世俗文化,李漁提出的戲劇改革類似於歐洲啟蒙家,如法國的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意大利的哥爾多尼(Carlo Goldoni, 1707-1793),德國的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因為啟蒙的審美就是戲劇的審美。李漁反駁官方對戲劇的蔑視。同於哥爾多尼,李漁反對戲劇被看為純粹的娛樂或宴會的開頭節目,他也反對即興表演和程式化,強調書面劇本和引人入勝情節的重要性。同於狄德羅,李漁提倡現實主義戲劇(茲德涅耶娃 Позднеева 2011:85-86)。

可發現,蘇聯漢學家經常用「現實主義」(realism)來表明某文學作品的進步思想。以上所介紹的蘇聯漢學家的著作也帶有那個年代價值的影子;人文主義(humanism),現實主義(realism),世俗文化(secular culture)和科學態度(scientific approach)皆屬於俄羅斯和蘇聯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作品的「民主性」和「寫實性」



成為評價文學好壞的標準。筆者認為，這種對古代文學的解釋方法能導致作品脫離它原來的社會背景和世界觀，但同時變成更靠近對當代俄國讀者的思維。不過，當時的學人盡量避免把自己時代的價值或視角加強於其他時代或文化。比如，華克生教授的多篇文章贊成明末清初都市小說的「進步性」，但他的論點不僅依靠現代標準，而基於當時的文人對於白話文學的表揚，著者才能證明那個年代的文學界也重視這些小說（可參考《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文人小說的審美論》（*Китайские литераторы XVI–XVII вв. 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инципах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ой прозы*）  
之文，原版年 1983，華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06e）。

#### 四、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蘇聯漢學家對於明末小說的研究，時期範圍是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的話本、擬話本及「都市中篇小說」（*городская повесть*）。瞿佑、馮夢龍、凌濛初、李漁等明末清初的文人創作受到俄國學者較大的重視，其原因在於蘇聯文學研究集中在通俗、民間和「民眾」（*democratic*）的文學體裁，而白話小說被認為表現民眾觀念和價值的文學種類。本文強調莫斯科大學華克生教授（Д.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研究、翻譯十六十七世紀文學一生的功勞，著名學者李福清（Б.Л. Рифтин）在文學比較及中世紀文學類型領域的貢獻，慈佩羅魏奇（И.Э. Циперович）、戈雷季娜（К.И. Гольгина）、波茲德涅耶娃（Л. Д. Позднеева）等學者對於明代小說的論點及研究成果。明代小說俄文譯文集的序言、結語和註解作為本文的資料。通過這些譯文集的介紹筆者顯出沙俄、蘇聯和後蘇時代給大眾讀者普及中國傳統文學的情況，闡明蘇聯學者的立場和對明代文學的了解。譯文序言和結論表明，譯者必須很深入地了解作家的生平和那個時代的文化、歷史、社會才能夠給另外一個文化背景的讀者提供易懂的譯文。





「東方文藝復興」和「中國新時代」的爭論證明，蘇聯文學史專家花了不少心血指定世界文學的統一分期。按照他們提出的分期法，十六十七世紀中國文學的主要趨勢就是白話小說的發展。蘇聯漢學家強調通俗和民間體裁的重要性，因而證明中國文學的進步發展，把正統士大夫文學稱為「保守派」。中國白話文學的進步發展通過了如此的階段：宋話本，元雜劇，宋元評話，明章回小說，這種看法相同中國四五運動的文人。

### 參考書目（俄書目依俄文字母順序排列）

#### 學術文章，專著：

- 阿列克謝耶夫 1925,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овые издания знаменитых китайских романов 中國著名小說的新版本, *Восток* 東方, №5, 頁 236.
- 波列夫斯卡婭 1973, Боревская Н. 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ранне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омана-эпопеи (Лю Мао-дэн «Плавание Чжэн Хэ по Индийскому океану») 中國早期歷史性長篇小說的文學來源：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為例,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亞非民族, 1973, № 3.
- 波列夫斯卡婭 1977, Боревская Н. Е., Вера и бунт в романе “Удел бессмертия” 《封神演義》中的抗議與信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文學理論問題. М.莫斯科, Наука, 1977, 頁 114-120.
- 華克生 2006,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В.М.Алексеев –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ки 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阿列克謝耶夫作為中國經典和民眾文學的研究者,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и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на байхуа: собрание трудов* 中國中世紀文學世界：經典白



- 話文學。論文集, М. 莫斯科: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6, 頁 363-367.
- 華克生 2006a,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Фэн Мэнлун 馮夢龍,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и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на байхуа: собрание трудов* 中國中世紀文學世界：經典白話文學。論文集, М. 莫斯科: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頁 481-488.
- 華克生 2006b,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Авторское начало как предме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озе (некоторы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над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творческой манеры Ли Юя) 中國小說中的作者角色：略論李漁創作方式,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и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на байхуа: собрание трудов* 中國中世紀文學世界：經典白話文學。論文集, М. 莫斯科: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6, 頁 337-350.
- 華克生 2006c,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Эт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Ли Юя 李漁的倫美觀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и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на байхуа: собрание трудов* 中國中世紀文學世界：經典白話文學。論文集,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6, 頁 264-276.
- 華克生 2006d,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XVI-XVII веков 中國十六十七世紀社會與民眾文化,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и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на байхуа: собрание трудов* 中國中世紀文學世界：經典白話文學。論文集..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6, 頁 43-57.
- 華克生 2006d-1,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я в XVII в. и некоторые нов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中國十七世紀文化特點和文學的新趨勢,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и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 проза на байхуа: собрание трудов* 中國中世紀文學世界：經典白話文學。論文集,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6, 頁 11-43.
- 華克生 2006e,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Китайские литераторы XVI – XVII вв. 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инципах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ой прозы 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小說的審美論,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и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на байхуа: собрание трудов* 中國中世紀文學世界：經典白話文學。論文集, М. 莫斯科: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6, 頁 302-315.
- 熱洛霍夫采夫 1965, Желоховцев А. Н., Степень сохранности ранних повестей в своде Фэн Мэн-луна (XVII в.) 探討馮夢龍文集中早期小說的保存程度,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亞洲民族學院學報, 1965, № 84.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頁 71-82.
- 佐格拉芙 1961, Зограф И.Т., Сравнение языка памятника XII-XIII вв. “Популярные рассказы, изданные в столице” (Цзиньбэнь тунсу сяошо) с язык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 XIV-XV вв. 十二世紀文集「京本通俗小說」與十四十五世紀文藝作品的語言比較,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сб. 《遠東》論文集 Москва 莫斯科, 1961.*
- ИРЛ 1985.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9 томах* 世界文學史，九冊。Бердников Г.П. гл.ред. Том 3 第三冊, Москва 莫斯科。
- 空拉德 1966, Конрад Н.И, *Запад и Восток* 西方與東方, М. 莫斯科, 1966. 頁 482. (2e изд. 再版 1972) .
- 空拉德 1978, Конрад Н.И., Проблема реализм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Востока 現實主義問題與東方文學,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еатр* 選集。文學與戲劇,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78, 頁 72- 88.



-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新時代的東方文學（教材），1975.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И. С. Брагинского, Л. Д. Позднеевой, Е. В. Паевской.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У.
- 斯卡奇科夫 1977,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俄羅斯漢學史綱要. Отв. ред. В. С. Мясников. Москва 莫斯科.
- 斯卡奇科夫 1957, Скачков П. Е., Глаголева И. К., *Китайска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русских перевод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中國藝術作品俄譯文及俄文評論著作目錄, М. 莫斯科.
- 格拉果列娃, 索羅金 1986, Глаголева И. К., Сорокин В.Ф.,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русских перевод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 中國古典文學目錄：俄文翻譯及評論,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ВГБИЛ.
- 瑪惻娃 1970, Мальцева Е. В.,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ка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作為中國文學研究者的王西里,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и филолог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ып. 4* 中亞文學歷史文獻集, 第四輯, Улан-Удэ 烏蘭烏德, 1970. 頁 9-1.
- 馬弩金 1979, Манухин В., *Об авторе романа «Цзинь, Пин, Мэй».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чной филологии* 「金瓶梅」作者的考究。東方語文學問題, Москва 莫斯科.
- 妮枯里斯卡婭 1991, Никольская С. 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и роман У Чэньэня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Запад”* 王西里《中國文學史綱要》與吳承恩的《西遊記》, 22-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第 22 屆《中國國家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 Ч. 3, М. 莫斯科: Наука,



1991, 頁 44-55.

茲德涅耶娃 2011, Позднева Л.Д., Заметки об эпохе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в Китае 中國啟蒙時代的初探,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中國文學史。論文集.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頁 76-90.

李福清 1970, Рифтин Б.Л.,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 и фолькло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в Китае: устные и книжные версии «Троецарствия»* 中國的歷史性長篇作品及民間敘述傳統：「三國演義」的書面和口頭版本, Отв. ред. Е.М.Мелетинский. АН СССР. Ин-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 А.М.Горького, Москва 莫斯科.

李福清 1973, Рифтин Б.Л., *Китайская проза IV-XVIII веков* 四至十八世紀中國古典散文, *Библиотека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世界文學叢書, Серия 1 第一系列, Том 18 第 18 冊. М.莫斯科, 頁 21-36.

李福清 1974, Рифтин Б.Л., *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вместо введения)* 東方和西方中世紀文學的類型和相互關係：作為緒論. *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 東方和西方中世紀文學的類型和相互關係. Москва 莫斯科, 頁 9-116.

羅加切夫 1984, Рогачев А.П., *У Чэнъэнь и его рома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Запад».* *Очерк* 吳承恩及他的小說「西遊記」,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Наука.

艾德琳 1946, Эйшлин Л.З., Академик В.М.Алексеев как историк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阿列克謝耶夫院士作為中國歷史學家,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оюза ССР* 蘇聯科學院報. 1946, Том V, Вып. 3 第三輯, 頁 239-244.

吳賀：〈1917年前俄國漢語研究史的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民國97年5月，27：2（總106期）），頁36-44。

李福清，〈中國小說在俄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上）〉，《漢學研究通訊》，



(13:1 (總 49 期), 1994 年), 頁 12-16.

李福清,〈中國小說在俄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下)〉,《漢學研究通訊》,

(13:2 (總 50 期), 1994 年), 頁 65-70.

李福清,〈瞿佑傳奇小說《剪燈新話》及其在國外的影響〉,《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七期, 2007 年 7 月), 頁 31-42.

### 俄譯文集:

#### 瞿佑譯文集:

瞿佑 1988, Цюй Юй, *Рассказы у светильника. Китайская новелла XI-XVI вв* 《剪燈新話》。十一十六世紀的中國短篇小說. Пер. предисл. и ред. Голыгиной 戈雷季娜的翻譯和序言. Москва 莫斯科.

#### 《今古奇觀》譯文集:

慈佩羅魏奇 1954, Циперович И.Э., *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и древности* 今古奇觀. Перевод, вступит. статья и коммент. И.Э.Циперович 慈佩羅魏奇的譯文、註解、序言.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莫斯科, 列寧格勒: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慈佩羅魏奇 1962, Циперович И.Э., *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и древности в 2 томах* 今古奇觀, 兩冊, Сост. и вступит. статья И.Э.Циперович, коммент. В.А.Вельгуса и И.Э.Циперович. Пер. стихов под ред. Л.Н.Меньшикова 慈佩羅魏奇的譯文、序言, 慈佩羅魏奇和魏古斯的註解, 夢列夫的詩歌譯文.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ереизд. 再版 1988).

慈佩羅魏奇 1977, Циперович И.Э., *Разоблачение божеств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вести* 被揭發的神。中國中世紀小說.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В. А. Вельгус. Перевод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В. А. Вельгуса и И. Э. Циперович 慈佩羅魏奇和魏古斯的譯文、註解、結語.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Наука.

《三言二拍》譯文集：

華克生 1966,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Прделки праздного дракона: 16 повестей XVI-XVII веков* 閑龍的把戲：十六篇十六十七世紀的小說. Пер. Д.Н.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華克生的譯文, М. 莫斯科 (同於以下的 Шкловский 1966).

華克生 1978,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Дважды умершая. Стар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вести* 兩次去世的：中國古代小說. Пер.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華克生的譯文, Москва 莫斯科: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華克生 1982,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Заклятие даоса.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вести XVII в.* 道人的咒語。中國十七世紀小說, Пер., сост. Д.Н.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華克生的譯文,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

華克生 1986,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Возвращенная драгоцен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вести XVII века* 被還的珠寶。中國十七世紀小說, Сост., пер, предисл. комм. Д.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華克生的譯文、註解和序言, Москва 莫斯科.

華克生 1989,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Прделки праздного дракона: 25 повестей XVI-XVII веков* 閑龍的把戲：二十五篇十六十七世紀的小說. Пер. Д.Н.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華克生的譯文. Москва 莫斯科: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斯梅諾夫 1989, Смирнов И.С., *Путь к заоблачным вратам. Старинная проза Китая (I-XVII вв.). Сборник* 獨步雲門：中國古代小說集（一至十七世紀），Смирнов И. составитель 斯梅諾夫編者,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慈佩羅魏奇 1999, Циперович И.Э., *Жемчужная рубашка: стари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вести* 珍珠衫：中國古代小說集, Составл., предисл. Циперович И.Э., пер. с кит. и коммент. Вельгуса В.А., Циперович И.Э. 慈佩羅魏奇的編制、序言，慈佩羅魏奇和魏古斯的譯文、註解, Спб. 聖彼得堡: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什克洛夫斯基 1966, Шкловский В.И., О китайско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повести 序言：關於中國中世紀小說, *Проделки Праздного Дракона. Шестнадцать повестей из сборников XVII века* 閑龍的把戲：十六篇十六十七世紀的小說. Пер.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Д.Н. 華克生的譯文, Москва, 1966, 頁 5-16.

馮夢龍其他小說譯文：

華克生 1983,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Ло Гуаньчжун, Фэн Мэнлун. Развешенные чары* 羅貫中、馮夢龍著，平妖傳. Роман. Пер. с кит. В. Панасюка; Вступ. статья и коммент.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Стихи пер. И. Смирнова 帕納修克、華克生的譯文，斯梅諾夫的詩歌譯文, Москва 莫斯科: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李漁作品譯文集：

華克生 1985,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Ли Юй. Двенадцать баиен. Повести* 李漁。十二樓。小說集, Пер. с кит., предисл., коммент.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Д.Н. 華克生的譯文註解、序言, Москва 莫斯科: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華克生 1995,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Ли Юй. Полуночник Вэйян* 李漁。未央生. Пер. и предисл.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華克生的譯文、序言, Москва 莫斯科: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華克生 1999,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Ли Юй. *Двенадцать башен. Повести* 李漁。十二樓。小說集, Пер. с кит., предисл., коммент.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Д.Н 華克生的譯文註解、序言,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Гудьял-Пресс.

華克生 2000,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Ли Юй. *Полуночник Вэйян, или Подстилка из плоти* 李漁。未央生或肉蒲團,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Гудьял-Пресс.

華克生 2008,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Н., Ли Юй. *Полуночник Вэйян. Двенадцать башен* 李漁。未央生。十二樓. Пер. и предисл. Д.Н.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華克生的譯、序言. М.莫斯科: ЭКСМО.

#### 古詩譯文集：

郭沫若，費德林 1957, Го Мо-жо, Федоренко Н. Т. *Антолог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 中國詩選，四冊. Предисл. Го Мо-жо. Вступ. статья Н. Федоренко 郭沫若序言，費德林前言,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Гослитиздат, т. 1-4.



附件一：

Kama. 1002

kavcs Bac. Yr. Enduomenou to nepicars. XX.

№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Титулярный
1	御製周易折中. Ученый труд в 10 томах. 1750	1 10
2	周易. Ученый труд. 1750	1 2
3	欽定四庫全書. Ученый труд в 10 томах. 1750	1 2
4	欽定四庫全書. Ученый труд в 10 томах. 1750	2 12
5	皇朝廣記. Ученый труд в 10 томах. 1750	- 1
6	欽定四庫全書. Ученый труд в 10 томах. 1750	3 71
7	京報. Ученый труд. [см.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2 -
8	四書. Ученый труд. [см.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 100
9	四書大全. Ученый труд. [см.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 2
10	史記綱要. Ученый труд. [см.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1
11	三字經. Ученый труд. [см.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1
12	聖武記. Ученый труд. [см.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1
13	名賢集. Ученый труд. [см.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1

收藏於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的王西里院士中國刊本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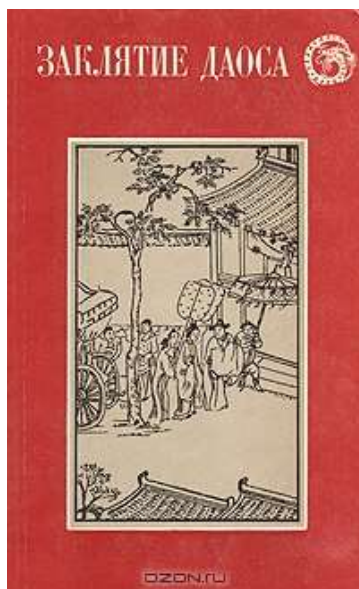




王西里院士教材書籍中的《繡像封神演義》（明）刊本，  
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



附件二：



華克生翻譯的“三言二拍”的譯文集《道人的咒語》（Заклятие даоса, 1982）



慈佩羅魏奇譯的“三言二拍”的文集《珍珠衫：中國古代小說集》（Жемчужная рубашка, 1999）



略論蘇俄漢學家研究明代文學的成果：以小說為例



華克生翻譯的李漁作品《肉蒲團，十二樓，無聲戲》（Ли Юй. Полуночник Вэйян. Двенадцать башен，2008）

